

大上海遭到连续轰炸

从1949年10月起,随着一批批工厂复工生产,蒋介石加紧了对上海的空袭,尤其是对电力、造船等重要工厂及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狂轰滥炸,妄图破坏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阻挠我解放台湾。

1950年1月25日中午11时30分,美制B24轰炸机12架,战斗机、侦察机各1架,入侵上海市区上空,在杨树浦、十六铺、杨家渡、高昌庙沿江两岸以及江南、英联船厂滥施轰炸。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上海的码头、电厂、造船厂以及市区中心的中纺九厂、顾中烟草公司仓库和周围的许多民房被炸毁。据统计,敌机投弹400多枚,炸毁房屋400多间,死伤370多人,数千居民无家可归。

更使上海军民愤怒的是,1950年2月6日,距上一次大轰炸仅十来天,人们心中的阴影还没有消散,防空警报又一次响起。当天中午,国民党台湾当局共出动B24、B25、P51、P38战斗机17架,又窜入上海市区上空,在北区吴淞、南至卢家湾的沿江狭窄地带进行狂轰滥炸,杨树浦、闸北、卢家湾发电厂的三分之一设备被炸坏,自来水厂设施也遭受严重破坏,市区大部分地区陷入停电的困境。

由于突然停电,全市交通阻塞,街上陷入混乱状态。这是上海解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史称“二六”大轰炸。上海共有2500多间厂房、民房被炸毁,1372人倒在血泊之中。

公安部:吴思源已经潜入上海

大轰炸发生后,上海市市长陈毅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亲自部署并调集各方力量组成抢救救灾队伍。经过上海军民日夜奋战,大轰炸后

“二六”大轰炸中的秘密战(上)

◆ 姚华飞

1949年5月,上海刚刚解放。全市军民欢天喜地,热烈庆贺英雄城市回到人民手中。逃到台湾岛的蒋介石集团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美国的支持下,他们用封锁、爆炸、特工武装袭扰等各种手段对新生的大上海进行破坏,妄图以狂轰滥炸来瓦解民众的意志,为他们反攻大陆鸣锣开道。针对国民党间谍、特工的破坏行径,隐蔽战线的指战员们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解放军密切配合,粉碎了敌特一个又一个阴谋,侦破抓获了大轰炸背后的间谍、特工,为保卫上海、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再立新功。

仅用了42小时就恢复了全市供电和供水,恢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秩序。敌人妄想把上海变成一个没有水、没有电的瘫痪城市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面对敌人的空袭,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人民英勇地投入了反轰炸斗争,成立了人民防空委员会。遍布全市的防空部队高炮、高射机枪、探照灯阵地构筑起来了;建筑物的玻璃窗贴了防止玻璃震碎的纸条,电灯套上了防空罩;不少高层屋顶、楼顶上安装了警报器,不时发出“呜呜呜”的空袭警报声。全市军民同仇敌忾,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抗击敌人的轰炸,保证生产建设正常运行,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尽一切可能避免造成更大的破坏和损失。

与此同时,隐蔽战线的指战员们从上海解放之初,就展开了一场侦破指示敌机轰炸目标的敌特秘密电台的紧张战斗。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与上海市

公安局长李士英、副局长扬帆召开公安战线有关处室领导会议,他们向陈毅市长立下军令状:尽快侦破敌特秘密电台,粉碎敌人下一次轰炸阴谋。

扬帆副局长指示社会处的情侦人员,必须把敌特电台的全部案件线索,一个一个过细研究,不要漏掉任何一个,分别采取措施,务必及时侦破。侦察员们日以继夜,排查线索,细心搜索。他们很快破获了解放前潜伏在上海市区市郊的秘密电台10多处,但是,还是有几部极为隐蔽的敌特电台没有被查获。

1949年10月,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中央军委公安部通报:“保密局吴思源于8月24日由定海潜沪后,已于9月27日与总台通报。”这个短短30字的通报,虽然没有吴思源的具体情况,但证明情侦人员对敌情分析是符合实际的,确有敌特电台已经潜入申城,正在秘密进行活动。侦察员查遍了上海数以千万计的户籍资料,经过50多天的努



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视察杨树浦发电厂

力,还是没有发现具体目标,工作一度难以深入。

谁是“吴思源”?

1950年1月上旬,上海市公安局又接到公安部通报:“匪保密局吴思源之经费、人民币775万元(旧币,下同),以汪洋名义,由金城银行汇沪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施家瑞收。”

侦察员们认真地研究了上级通报,结合申城现实,仔细分析。上海解放初期,沪港之间银行汇总业务已经停顿,从香港拨汇上海的款项,都由香港银行委托上海一些私营贸易公司代转。1月10日,侦察员调查到吴思源的经费,是由北京东路41号“合众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转的。在这个公司香港汇款收款人名单上,查到了“施家瑞,林森中路567弄14号,1949年11月5日汇入775万元”的记录。出现了一个特工活动经费收款人施家瑞,使侦察“吴思源”电台有了新的进展。

侦察员们夜以继日地连续作战,很快查明:施家瑞,男,出生于1921年,湖南人,家有父、母、妻、子和妹等7人,其父施肖莲,在光复西路56号开设“振记瓷器店”。

然而,侦察员们在走街查访后得到的结论却是:历史上没有发现施氏父子同国民党间谍有什么瓜葛,也未发现在港澳台有什么关系。但间谍机关汇给吴思源的活动经费,确已由施家瑞于1949年11月10日领取。再进一步调查“振记瓷器店”,户籍册上记载:店主为施肖莲,店员中有账房先生许重庆,职员有施家瑞、张光隆、罗炳乾(跑街)、赵骥良(学徒)。

经过深入调查,发现所谓的“振记瓷器店”坐落在上海光复西路造币厂桥(现江宁路桥)一带,是有名的棚户区。该瓷器店背靠苏州河,面对小马路,路对面的造币厂有高围墙,地形、人员都极为复杂。

他们还发现这家小小的瓷器店营业十分清淡,一天也做不了几笔生意。店里却雇用了四五个工作,按这样的营业情况,恐怕连日常开销也难以维持。况且,瓷器店是施家瑞从银行领取活动经费20天后,在1949年12月1日开张的。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该店是否用特工活动经费开设的“密点”?而在店内有户口登记的6人中,施肖莲、施家瑞等5个人常在店内出现,唯独一位“跑街”罗炳乾却从来没有露面。再经进一步查实,罗炳乾是施家瑞的妹夫,与其妹施丽华结婚后,住在南市区福佑路362号。

外线侦察员在跟踪施家瑞时,有两三次到福佑路附近就“脱梢”了,估计有可能施家瑞与罗炳乾在此秘密接头。而这个“跑街”罗炳乾却一直在暗中坐镇,没有跑出来。罗炳乾是个什么人物呢?他与“吴思源”又是什么关系呢?

上海方城

余之



28.想起亲生儿子宝宝

梅香惊讶地说:“啊呀,这瓜子可不能这样吃的,油脂可多了。你们两位小姑娘可听着,我看你们从小爱吃零食,特别是爱吃香瓜子,以后要注意啊,这瓜子油会让人发胖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却忘了唐教授所说的“喜事”,唐教授低头品着他的酒,夹着他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偶而抬起头来朝众人眯眼一笑。

柳叶看着老同学这副憨实可爱的样子,笑问他:“老同学你有多少时间没上馆子喝酒了?这老正兴的味道怎么样?”“多长时间?让我想想,大约有二十多年了吧。”唐教授把眼镜架子向上推了推。“你不是开玩笑吧?二十多年啊?”柳叶说。“怎么?不可以吗?你想想,六十年代前后连续几年是困难时期,困难时期你也经历过的,半夜里排队买菜皮,放只破篮子烂砖头还要吵相骂、打相打,吃一块猪油渣像是吃了天堂美食一样兴奋,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月工资‘36元万岁!’拖儿带女,能糊上一家人的嘴巴已属万幸,‘文革’结束后一直躲在学校里搞学业,要补上十年动乱的课,这一来不就是二十多年了?说实话,这老正兴过去我久闻大名了,但来这里倒确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要不是你老同学开恩,我还没有这个好福气呢?”唐教授说。柳叶说:“你给柳梅介绍了一个好的男朋友,我和梅香都感谢你,以后有你喝酒的机会了,今天算是酬劳你的第一只蹄膀,还有一长串等着你呢。”

龙彪说:“柳梅的份额吃完了,还有阿拉小丽的份额等着呢,唐教授,依阿能领阿拉的情,也帮小丽物色一个?”唐教授笑着说:“那你们夫妻俩算是看得起我了,这个情算是重咯,选样一来,以后我也可以辞去学堂里的教书匠活儿了,轻轻松松专做红娘专收蹄膀,吃不完就开一家蹄膀专卖店好了。”唐教授的一席幽默话引得一桌人哄堂大笑。柳叶说:“老同学,你酒喝了蹄膀也吃了,刚才你所说的

‘喜事’现在可以说了吗?”唐教授放下筷子,用餐巾纸擦了擦嘴,说:“我以为早忘了呢,毕竟是做父亲的,我知道你所一直惦记的就是柳梅的事,这个喜事我看还是让柳梅说吧。”柳梅看了一眼唐教授,摇了摇头。唐教授说:“好吧,还是我说吧,老同学,我与你曾经设计的几个步骤还记得吗?现在我正式告诉你,柳梅的好事已经进入了第四步:拜见高堂阶段。男方给我与柳梅都来了信,他希望择一良辰来上海拜见你们两位,他还在信中要我征求你们的意见什么时候来上海比较合适?”梅香说:“这个事情我看还是让柳梅伊拉两个决定吧,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她爸,你说对吧?”柳叶点点头。

放在曼丽面前的一杯酒,她一直没有喝,到这时她才拿起酒杯,对柳梅说:“小梅子啊,阿姨第一要祝贺你,不过,第二呢阿姨还要拨依一句闲话:依迭趟勿要再瞒牢阿姨带着男朋友友光在外滩、城隍庙荡马路,依要拨伊带到屋里厢来,迭趟让阿姨好好帮依搭搭脉,把把关,教伊那能做个好老公,做个像上海男人一样的好老公,上海老公司是上海的名牌产品,全国顶尖的模范老公啊!”

柳梅在父母身边只呆了一个晚上,一大早又回学校去了。每当梅香看到柳梅向外跑的时候,她就会想起宝宝,想起三十多年前离她而去的亲生儿子宝宝,这是她的同母异父哥哥,是解放前夕大老婆查芬抢去的。哥哥姓黄,她姓柳。三十多年了,一直没有音信,也不知黄国杰、傅查芬、黄国宝三人如今是死是活?若还活着,还不知道现在天涯哪一角?香港、台湾,还是美国?她有一只黑漆铜把雕有宝蓝色孔雀画的珠宝盒,内有两个夹层,在夹层的中间她放着宝宝小时候的几张照片,三十年来,她一直珍藏着从没示人,只有当她静静地一人独处时她会偶尔地拿出来,看一看,流一回眼泪。有时曼丽看到梅香在看宝宝小时候的照片,就安慰她说:“别想伊了,过去了介多年了,就算依听没迭个小囡罢了,现在依也有了柳梅介乖巧咯小姑娘,依也算是满足了。”今天当她一人呆在家里的时候她又拿出了宝宝当年的照片来了。这张照片上的宝宝只有三岁,照片上的宝宝正将手枪对准黄国杰的脑门“啪啪啪”地开火,当时大家纵笑着:“这叫枪打老子!”

5.先知先觉者

记得初到工人新村时节,忽然遇上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便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在睡梦中常常会被一种一阵紧似一阵的莫名声响纠缠不休,更可怕的是,连床铺偶尔也会像筛子似地颤抖起来。伴随着这些的,还有闪电样的光亮一闪即逝,如同划亮夜空一般划破我的梦境。是不是有点儿今日之恐怖片惊悚片的感觉?梦耶?非梦耶?谁也不说清。

因为我压根不敢和大人人们叙说。终于知道了,这不是梦。有一天,父母忽然忙开了,将所有的窗户玻璃统统贴上了呈米字状的防玻璃破碎的长条牛皮纸。这时才明白,居然是为了防范空袭。谜底便就此揭破:那时的台湾飞机经常会有事没事借着夜色掩护肆无忌惮地光顾上海的天空,这就引起了地面上的高射炮齐鸣,探照灯齐亮,顺理成章地一不小心便闯入了我似梦非梦的领空中来了。

听父亲说,隆昌路那儿驻扎着当时苏联老大哥的防空炮兵部队。也难怪高射炮声没能把我惊醒,其实我们这些小孩每天都很吃力很疲惫,不关风事,不关花事,更没什么鸟事,只缘一个字:玩。那时候的平头百姓家人绝对没有超前意识,让子女去学学琴棋书画,或者上上学龄前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各类补习班,没有,他们一点儿也不觉悟。当然也不可以完全责怪他们,而是那个时代没到觉醒的分上。现在想来,他们倒是慷慨大方地将这些力气活儿历史性地搁到了下一代人的身上。呵呵,像我们光景的这一拨人,那童年时代活得真的既轻松又潇洒,白天是一晌贪玩,夜晚是一晌贪睡,打雷不醒,闪电不惊——径自沉浸在睡梦里一晌贪欢,整一个的比我们后代、后后代的“幸福指数倍儿高”。

学龄前的我们玩的层次其实尽是在小儿科的初级阶段。尤其是男小囡,喜欢骑着青青的细竹竿当马,对,是老祖宗们遗下的“青梅竹马”的马,挥舞着用竹管筒做成的新式武器去“打仗”,一朝得胜,便自诩为“凯旋大将军”什么的,免不了有点“好战分子”的味道。至今长相忆,那一节蜡黄的短短的两头通的竹管筒,先将一坨浸得湿漉漉水淋淋的纸团推到

竹管中间,尔后再推一坨,用力继续推!于是先推进去的纸团会发出“啪”地一响,空气承受不住压力了,便疾速地发射了出去,足可以打在五六米开外的小伙伴脸上,生疼生疼的。长大了,回过头一看,挺无聊挺无趣的,是不是?可它当年确实风靡了工人新村,挺时尚挺流行的。真的,过来人都知道,我没骗你。

有一位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权威人士评判曰:工人新村的野蛮小鬼(沪语,音为居),只会瞎皮,瞎白相!此言信然。但是也有先知先觉者,那是一个比我大了几岁的小女孩,一个在读的小学生。忽然有一天,她很大人口气地对我们说,你们不读书,将来就是一块烂木头,派不了用场的!大概我们都不大愿意做派不了用场的烂木头,就跟在了她的屁股后头“读”起了书。

总是在下午——上午她自己要去学校上课——阳光灿烂的时候,我们各自从家里搬来了小板凳,齐刷刷地坐在她家的窗下,认真地听她上课。也不知她去哪儿搞来了一块小黑板,一把黑板擦,几支白粉笔,就这样开始办起了学龄前儿童的义务识字班。现在仍记忆犹新,她居然很有老师范儿地在手腕上戴了两只深蓝色的袖套,够牛皮哄哄够像那么一回事儿似的。

感谢这个名唤“红英”的小女孩,终究很超前地免费给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开起了补习班。哪像今天那些个遍地开花的以“让你的孩子别输在起跑线上”为诱饵,继之逼你大把大把掏钱钱的前班呵。

可是有一天,我忽然惹了祸。我很捣蛋地取出了几根橡皮筋,悄悄将一颗纸头折成的“子弹”发射出去,很悲催地射中了一个叫阿虎小男孩的后脑勺。没料想这阿虎绝对不哥们,立即很规范地举手报告了“老师”。于是她紧绷着脸走到我的面前,一把抓去了橡皮筋,扔给我两个字:充公!可怜我的橡皮筋,就此与我天各一方,再也没有了消息。我也去向她讨还过,可她声色俱厉地回答我说,老师说过的,上课做小动作充公的东西,一律不还!

很久很久以后,她去了崇明农场,返沪之后,果然梦想成真,先做代课老师,后来真的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工人新村

管新生

